

獨幕劇

病房裏的故事

秦 征 張學星 王血波

大衆書店印行

獨 幕 劇

病房裡的故事

秦 征 • 張學星 • 王血波

時間 一九五〇年五月。

人物 楊毅——某紗廠織布工人，二十多歲，青年團員。

李健——醫院女護士，二十來歲，青年團員。

錢廣發——投機商人，四十多歲。

地點 某市立醫院。

佈景 一間小病房，全室雪白，有兩張床，床頭有小桌，上置水壺等物，側有一門，正面是臨街窗子。

幕啓 早八點時候，窗幔遮着，室內微暗，木凳上放的臉盆裏，剛打上水，冒着熱汽。楊與錢躺在床上，靜寂，窗外樹上，鳥兒嚶嚶。

錢 （愁眉苦臉，悵喪地坐起，眨了眨充血的眼睛，少頃，用手輕輕地拍着那禿光的腦袋）……昏蛋，昏蛋，又他媽一夜失眠！唉！……物價天天落，煩愁夜夜漲！（喝水漱口）想不到病了兩月，市面就變成這模樣！……存下的大布、通粉，全都賠賬啦！（拿出胰子盒，預備洗臉）毯事！只要我那二十條黃的敲響了，……嘎！……單看這一手吧！（手不在意地伸到盆裏，馬上又縮回來）啊唷！好燙！好燙！

楊 （夢囈）好，好！哈哈！

錢 （誤會，憎惡地看了楊一眼）

楊 （高興地夢囈）對，咱們賽一賽！

錢 這傢伙！

楊 （翻身又打起鼾聲來）

錢 （洗完臉自語）他說物價不會再漲了，我說不一定。嘿！夥計，醒醒吧！

楊 （醒來揉眼）嘎！唉！……嘛事？

錢 昨兒格你說物價再不會上升啦，我看……。

楊 錢先生爲嘛老盼着物價上漲？

錢 我不是盼它漲，我是說它一定還要漲的。

楊 你真是白脖老鴿，另一種！

（李輕輕推門走進，將藥盤擱在桌上，把窗幔拉開，看到外面，陽光明媚，柳絲蔥綠。）

李 （輕輕推楊）楊同志，吃藥！

楊 （揉眼）嘎！嘎……

李 (一面往小壺注水) 夜裏睡得好吧？

楊 當然！——剛才還夢見廠裏展開生產大競賽，我們組又得紅旗啦！

錢 哼！我還以為你夢見拾了洋錢呢！

楊 錢，你就惦着錢！明白嗎？紅旗是萬兩黃金買不來的呀！

錢 李小姐，勞駕，倒一杯水！

李 (倒水遞給錢) 錢先生，早醒啦，晚上睡的好吧？

錢 好？好個嘛？！又失眠了一夜，真頭痛啊！

李 錢先生，大夫時常告訴你，還是少用點心思吧！

錢 我這末大年紀了，還有甚麼心思呢！

楊 錢先生是還惦着你那兩件大布吧？(玩笑地) 哎，今兒格許漲個三萬五萬的呢，那你的心病就好了！

錢 去你的，我哪稱兩件布？

李 錢先生，身體要緊，常言說：三分吃藥七分養，你這心臟病，非得安心靜養不行啊！

楊 (走到窗前看，驚喜) 哎，你們看，滿街都掛上紅旗啦！

李 你忘了吧，今天是『五一』勞動節，全市工人要到廣場開大會；我們醫院的秧歌隊也化裝好啦！

楊 (向李) 好！這是咱們的節日！(興奮地來回走) 可惜我……哎，李同志，我的事怎麼樣，大夫批准了嗎？

李 哈哈，你這人真怪，打住院第二天起，就一直嚷着出院，出院，好了，躺下休息吧，我的病號同志！

楊 你不知道，我住院十天以來，廠長，軍代表，工會主任，工友們，見天來問長問短，又買這末多東西來慰問，實在是過意不去！

李 那也不能着急，病好了，自然就叫你走啦！

楊 你看我已經完全好啦，（拍胸脯，掄胳膊）多棒啊！

李 好了，這兒沒人跟你比武，吃藥吧！（給他們倒水）

楊 唉！（坐下）

（外面賣報聲：『××日報，五一勞動節的消息！』）

楊 李同志勞駕！（掏出錢來）

李 （會意地）買報是不是？

楊 （點頭）哎！

錢 哎，楊先生，今個我出錢！

楊 行啦，錢先生，留着你的叫他下小的吧！

李 好，你稍候一會兒！（接錢，端藥盤忽忽下）

錢 （打開包看藥）又是這麼三小片！（站在楊背後比藥）
看看，人家又是一大包！

楊 嘛事？

錢 老弟，你看，這不是捉大頭嗎？

楊 怎麼？

錢 你瞧，別人吃藥總是三樣兩樣，一大包的，一大包的，
我的老是鴿子眼似的這麼三小片，這能治好病啊！

楊 （大笑）哈哈，你先生真是，住院不是下飯館，嫌小
嗎？燒餅個大，管用嗎？

錢 哎，老弟，這是錢哪！咱是買的，他是賣的，這點點小
玩藝兒，能下多少本？得看幾分利呀？

楊 得了吧，你老兄滿腦瓜子算盤子，人民醫院不是串黑市
的，還訛你嗎？

錢 哎，你年輕，不懂得，（鄭重其事地）前天上午又抽了
你這棒（粗的意思）一管子血，你明白嗎？人家化驗化
驗，要有病就扔了，沒病，就留起來了，那一管子很寶
幾十萬呢！

楊 錢先生，你真是世界上第一個聰明人！（大笑）哈哈！
錢 （自做聰明地）哼，這一套騙不過我，我就不叫他們抽血！
（李拿報紙上）
李 你們笑什麼？出了什麼稀罕事啦？
楊 我說你們可別捉錢先生的大頭，再送藥多來幾磅！
錢 去你的！
（楊笑着看報）
李 什麼藥治什麼病，那能隨便胡來嗎？錢先生，藥吃過了嗎？
錢 吃過了，嘿，沒苦死我！
李 良藥苦口利於病，你這個病啊，非吃點苦好不了！
楊 （看報，高興，將桌子一拍）好『喂』呀！
李 錢 （一驚）什麼呀？
楊 又提高啦！
錢 甚麼？甚麼提高啦？
楊 紅五福呀！
錢 （高興地）你看怎樣，我說的不錯吧，我說它又該回漲啦！（下床進前）快唸一唸！
楊 嘿，你們看這麼大字，（高興地唸）『紅旗競賽，普遍展開，各廠產量質量顯著提高。』
錢 （喪氣地）唉，是這回事！（在報上尋找）
楊 放着大字不看，你要看什麼？
錢 牌價，牌價！
（兩人扯着一張報紙，一看正面，一看反面）
楊 （高興地）好麼！我們廠的好消息！

錢 哎呀，又跌了！（擦汗）

楊 李同志，你看我們廠的消息：『該廠自競賽開始以來，細紗每日平均產量已超過三月份百分之六點五，斷頭率減低百分之三十，正布率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七點三，布廠五組，四月十九日機器發生故障，但在組長……』

李 唸哪！

楊 …… ……

李 怎麼回事？剛聽到勁頭上，怎麼不唸了？來，我唸，『在……在組長楊國珍』噢！你！（指楊，楊低頭）『楊國珍帶頭下，配合保全股，日夜加班搶修，楊同志兩天兩夜沒有睡覺，終於將機器修好，該組，後十天，正布率平均達到百分之九十八點五，每台布機平均日產量四十七點六碼，創全廠最高紀錄，贏得紅旗。』（鼓掌）老楊同志，這下可光榮了，全市，全國，都知道你的名字啦！

楊 （不好意思）這是大家的光榮，我這馬尾拴豆腐！

李 哎，勞動英雄紅臉啦！哎……

楊 同志，別打岔了，你知道人家心裏多麼難受呢，別人都轟轟烈烈地爭紅旗，鬧競賽，我……我在這坐了監牢獄了，我說李同志，請問問大夫……

李 得，又是那一套，馬上出院，有志氣，爲什麼把身體累垮了住院哪？

楊 同志，不是我要來，是工會主任他們硬把我抬來的。

李 同志，我正式給你提個意見吧！

楊 （無奈地）唉……

錢 （看報，大驚）糟糕！糟糕！

李 （回頭）怎麼啦，錢先生？

錢 （用手指着行情版，搖搖頭）唉！

楊（拿過報來看）『糧價平穩，紗布價格又疲，每疋較昨降五千元。』好哇！這下物價可真穩定啦！

李 這真是夢也夢不到的大喜事，多少年來，天天跟物價賽跑，有了錢，不敢叫它過夜，天天提心吊膽的。這兩個月可好啦，發了薪也能睡個安生覺啦，再不用去搶購棒子麵啦！

錢（悽喪地坐在床邊，長吁短嘆）

楊 怎麼樣，錢先生，我說叫你早點把布賣了算啦，偏要等等看，等著賺了錢白住醫院，這下等好了吧？這就叫投機思想！……

錢 哎，老楊，你別瞎說一氣呀！……我……我這個小本買賣，我……我怕什麼！

李 對，錢先生，以先咱們害怕物價漲，這下可好啦，我們的生活有保障啦，你們這買賣也就好做啦，再不怕賣出去，買不回來啦！——嘿，物價落的消息，誰看見不高興？

錢 高興，高興！

楊 哎，也有人不高興啊！

李 誰？除非是傻子跟瘋子！

楊 嘿，我們斜對過，有個大胖子，那傢伙專門囤積倒把，解放前，又置洋樓，又買汽車，嗚，可神氣啦！看人都是這個樣，（仰臉作態）解放後還是死不回頭，年前物價一漲，老傢伙就打算盤啦，想着開春白麵得漲到五十萬一袋，好傢伙，銀號裏借錢，存了大布麵粉，老鼻子了！沒想到開春以來，物價一直下跌……

李 這一下如意算盤打錯了。

楊 十七分利息借的錢，還不了，利上加利！

李 那還不趕緊往出銷貨？

楊 哎，哪肯呢？一袋麵漲到五十萬怎麼辦！

李 哈哈，真典型，這下投機不着，反賠了米啦！

楊 老本也坑了，哎，把老傢伙氣的得了半身不遂，就這還不死心，躺在床上還天天禱告：漲漲吧，漲漲吧！

李 這些傢伙，十幾年來可把人們害苦了，這下非得好好治他們不可！你說是不是，錢先生？

錢 （煩惱地）是，是！唉，頭痛，頭痛！（躺在床上）
（外面電鈴響）

李 好了，我去看旁的病房，你們休息吧。（下）
（二人各有心事，翻來覆去）

楊 （又唸報，自語）三個月大競賽，明天就開始了，我還躺在這兒，唉，真糟糕！（翻身）

錢 （自語）這物質真的就不漲啦？我那大布、通粉、黃的全完了？唉，我算倒了血霉啦！（翻身）

楊 （笑起來）哈哈！（自語）我出院以後，要把正布率提高到百分之百，每台卓，織他個五十碼出頭，紅旗別人甯想搶走，對！

錢 （自語，大笑）哈，哈！我這腦筋怎麼這麼死呢？牌價是牌價，市價是市價，黑市價格一定高的多，尤其是黃的……

楊 不行，我得趕緊出院！（坐起）

錢 哎，怎麼金先生還不來信呢？（坐起）

（二人同時按電鈴）

李 （趕緊跑上）那位打鈴？

楊 我！

錢 我，我！

楊 王大夫來了沒有？

錢 有我的信沒有？

李 哎呀！大夫正學習，沒上班呢，也沒有你的信，二位好好地躺一下吧！（下）

（二人對看一下）

楊 錢先生，你看大夫會不會批准我出院？

錢 我看你真是個大傻瓜，有福不會享！出院出院，出個嘛勁？你在這住院，工資照發，又不用自個化錢，吃飯喝水，按時送到，有嘛事一按鈴就來人，你到哪兒找這個舒服？我算過這個賬啦，在這兒比住旅館還便宜呢！

楊 得啦，咱不是圖舒服來的！你知道我在這住一天，得就誤多少生產？你看見我一雙手嗎，好寶貝呀！一個人看八台車，一台車一班，四十八碼，你算算，這一天該出多少布？

錢 你織一百碼也不能搬到你家裏去吧？嘿，累個臭死，一個月才掙幾個錢？賺錢，還是錢賺錢呀，算盤打對了，一宿工夫，幾百萬，幾千萬就到手啦，那才叫本事呢！

楊 怪不得你老先生姓錢，真是錢串子腦袋！

錢 哎，我就信錢，有錢能買鬼推磨，叫條子，吃館子，想起來也不冤，嘛滋味都嚐過啦！

楊 （半氣半開玩笑）你老傢伙缺德缺到家了，照這樣一輩子你的病也好不了，你這滿腦瓜子投機思想，剝削意識，我看非得給你回回爐不行！

錢 （難為情地）嗨！反正大米白麵比棒子麵好吃，魚肉比鹹菜疙疸香！

（外面鑼鼓聲，口號聲，工人隊伍通過大街）

楊 （跑到窗前，推開窗子，高興地）看哪，遊行的隊伍過來了，錢先生，快來看！

錢 （厭煩地）有嘛可看的！（躺在床上）

楊 嘿！八面大紅旗，還抬着生產指數表，好哇，毛主席像！哎，鐵路工人，碼頭工人，看我們隊伍多麼整齊，壯大！

（鑼鼓聲，歌聲大作）

楊 跳的好哇！（鼓掌）好，腰鼓打的棒，（情不自禁也隨着手足舞蹈，跳起來，唱起來）錢先生，快看，我們廠的隊伍過來啦！

錢 （用被單蓋住頭）

楊 （跳到窗台上，向下招呼）喂，大洋馬，小鐵錘，你們好哇？（外有應聲）哎，把我急壞啦！我完全好了，今天就出院……

李 （持兩封信上）喂，老楊同志！

楊 （沒有聽見，只頓喊）祝你們勝利，創造新紀錄！

李 （扯楊）得了吧，同志！跌下去了！

楊 哎，李同志你快看，我們廠的隊伍！你瞧，個個都是好樣的！

李 行了，下來吧！

楊 （還招呼）好，我馬上就出院！

（鑼鼓聲漸遠）

李 信，你還要信不要？

楊 （下來）嘛？

李 （舉起）信一封！

楊 誰來的？

李 你看哪！

楊 （搶來一看，高興地）噢，是她來的！

李 誰？

楊 是……我們廠裏一位同志。

李 男同志呀？女同志呀？

楊 ……男同志。

李 算了，別撒謊了，皮上不是寫着劉小娟嗎？有什麼秘密事？給咱唸一唸，行嗎？

楊 唸就唸，這有嘛？「這兩天生產太忙，沒有時間去看你，請原諒！開展生產大競賽，我們組已經向你們組提出挑戰，望你好好養病，早早出院，參加競賽！」好！她倒跟我們先挑了。

李 喂，團員同志，別輕視我們女同志啊！

楊 李同志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，今天要堅決出院！

李 噢！大夫沒批准哪！

楊 反正，今天讓走也得走，不讓走也得走，你們不能妨礙生產哪！我批評你，護士同志！

李 別着急，我先給你提個意見，病號同志！

楊 什麼？

李 你這種冒冒失失不負責任的態度，應該好好檢討檢討呢！

楊 這話我滿不接受！我要求出院是爲了增加生產，要創造百分之百的正布率，要創造五十碼的新紀錄，這叫不負責任？！

李 好，同志，聽我說，負責任爲什麼把身體累垮呢？

楊 這身體是我個人的，生產是爲國家，爲人民，我們是青年團員，當然要帶頭幹啦！

李 同志，身體是你的，但是你是屬於人民的，積極，帶頭，是對的，但不能拼命啊！你知道吧，身體是革命的本錢，爲了生產把身體搞垮，同樣是對人民不負責，給你扣個帽子，這就叫拼命主義！

楊 這……（坐下）我還沒想到這一點。

李 你想想，假如你不住醫院，這十天該多織多少布啊？

楊 好，這個我接受，可是我病好了，就該讓我出院呀！

李 那也得經過大夫批准，我們是要對病人負責的，和你們工廠生產一樣，提高質量，達到標準，我們也不能打翻工報廢活呀！

楊 得，別給我上政治課啦！——大競賽開始了，我不能參加，人家跟我們挑了戰，眼看著紅旗要叫別人搶走，若是你，着急不着急？老實說，我在這住一天，比在工廠裏過十年都難熬，咱是工人，天生的就是跟機器作伴的，兩天不摸機器，我這手都癢癢啦！（難受的快哭了）唉！我，我……

李 喲，看你難過的樣子！老楊同志，可別哭，我給你問問大夫去。

楊 你去對王大夫說：我完全好了，以後保證注意身體，再也不進醫院麻煩你們了，千萬，千萬，無論如何，讓我出院吧！

李 嗯，可能有希望，你的體溫、脈膊，早就恢復正常了，前天驗血，聽說也沒什麼毛病啦！

楊 好，好！（站起）謝謝你！

李 好，再忍一會兒吧！（要走）哎，看，錢先生的信給忘了，錢先生，信！（遞了信，下）

錢 啊！（坐起，看信，高興）噢，盼星星盼月亮可盼來了！（有點迴避地看信）

楊 好，準備上路！（整理書報、牙刷等物，裝入提包，口裏哼哼着『解放區的天……』）

錢 （看信，大驚失色，突然，哎呀一聲，暈倒在地）

楊 這是怎麼回事？錢先生！……（伏身看）哎呀，沒氣了！（跑到門口叫喊，回來急按鈴）

李 （上）怎麼回事？哎呀！（二人將錢扶到床上）

李 不要緊，（斟水）錢先生……喝水！

楊 這傢伙，真是有精神病！

錢 （慢慢甦醒，胡語）哼，……完啦！……

李 不要緊，喝口水。

楊 （拾起信來看）嘿，好傢伙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！

李 怎麼了？

楊 （看信）『……咱們的十五件大布，三百袋通粉，至今尚未脫手，因物資穩定，市民存錢不存貨，黑市價格反比牌價降低許多，與瑞生兄合倒之五十條……』

李 好，這傢伙還倒金子啦？

楊 （續念）『已被政府查獲，沒收，令郎被公安局扣押，弟在設法拯救，三四月份利息未付，五錢莊日夜催索，情勢惡劣，岌岌可危，望兄即速想法……』

（二人相對一笑）

楊 唉，這傢伙真是抱着元寶跳井，捨命不捨財！

李 我說他的病老不見好哪，這下可把病根找出來啦！

錢 我完了，我完了！

楊 錢先生，想不到你……

李 （制止楊說話，安慰地）錢先生，別着急，辦會兒就好啦！

錢 李小姐，你看我，這……還好了好不了？

楊 （厭惡地看錢）哼！……

李 只要把病根子找出來，我看是能够治好的。

錢 病根，唉，黃的、白的、……這是我那命根子，也是那

病根子呀！哎呀，心慌的厲害，快請大夫……

李 不要緊！（看錶）快九點了，我去向大夫報告一下情況。

楊 哎，我的事，你可別忘了！

李 忘不了。

楊 你上天言好事吧！

李 去你的！（下）

錢 哎呀，哎呀！

楊 （看着又好笑又好氣，最後還是過來倒了杯水送到錢跟前）錢先生，喝水吧！

錢 （抬起頭，看楊，慚愧地避開）楊先生，我……唉，完啦！

楊 該完的事情遲早得完，你還是先養病吧！

錢 唉，幾十年啦，我沒倒過這個霉，黃的，白的，黑的，我全倒過，自信我還有一套辦法，誰想解放以來，時運不通，一次一次賠本，還下完了，澈底完啦！

楊 錢先生，不是你時運不好，是你的路走錯了，趕緊向後轉吧！

錢 唉，我……我沒路可走啦！

楊 不！咱們政府不是保護正當的私人工商業嗎？只要你肯跟着政策走，你的道路寬廣得很！

錢 唉……

李 （背後拿着楊的衣服及出院證上）錢先生，大夫馬上來，請你稍等等！

楊 （急問）李同志，問過大夫了嗎？

李 （看見他預備好東西，跟他開玩笑）問過了。

楊 大夫答覆了沒有？

李 答覆了。

楊 那好，我東西也預備好了，勞駕，快給我拿衣服，快！
李 別着急呀，大夫答覆你，再住十天。
楊 什麼！再住十天？（怔住）
李 對了，十天！
楊 不行，不叫走也得走！（欲走）
李 你要幹麼？
楊 我找大夫去！
李 慢着，同志！
楊 什麼？
李 這是在人民的醫院裏，和你在工廠一樣，你們有勞動紀律，我們這也有住院規則呀！懂不懂？
楊 這……
李 這是無組織無紀律，犯自由主義，是不是？
楊 是……
李 （故意命令式地）好，請你躺在床上休息吧！
楊 （無奈地）是！（生氣地躺在床上）
李 （哈哈大笑起來）
楊 （莫明其妙）幹嘛這是？
李 （舉起出院證）給你！
楊 什麼？啊，出院證！批准啦！好麼，解放宴！（從床上跳下）開路，開路！（拿東西就要走）
李 怎麼衣裳不換了？
楊 噢！李同志，你跟我開的什麼玩笑？
李 不是我跟你開玩笑，我再一次向你提出：希望你今後一面積極生產，一面保重身體，我們可不歡迎你再來二次住院。
楊 行了，這一回經驗就教訓夠了，我們軍代表說的好，僂